

芋头籽



芋头籽

原著 严亚楚
改编 钱申余
绘画 汪绚秋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芋头籽 / 严亚楚原著; 钱申余编文; 汪绚秋绘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4. 4
ISBN 978-7-5322-8940-0

I. ①芋… II. ①严… ②钱… ③汪… III. ①连环画—作品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J228.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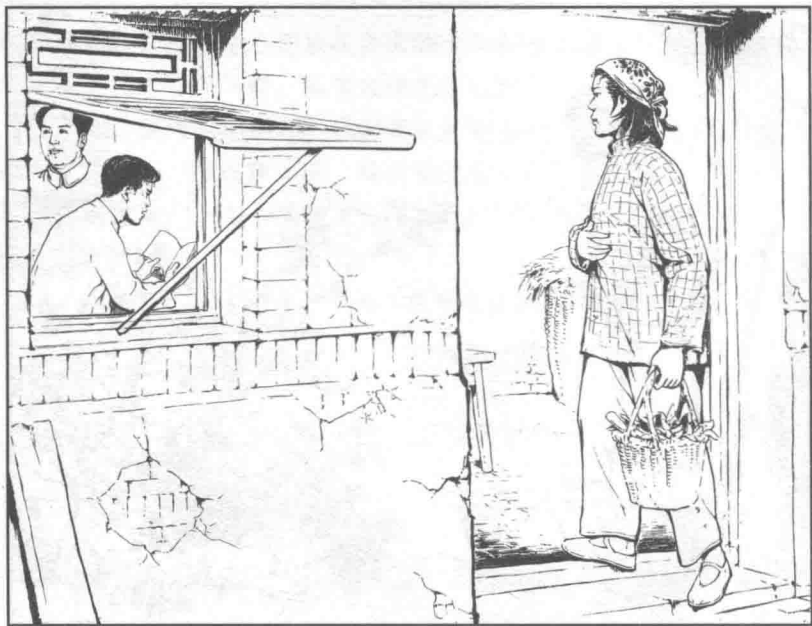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55438号

虽经多方努力,但因年代久远,直到本书付印之际,我们仍未联系到部分作者。本社恳请作者及亲属见书后,尽快来函来电,以便寄呈样书及稿酬。

细凤在田里摘了青菜回来，一路走，一路对篮子里的青菜生气：『明明家里没有这么多粮食，偏要打肿脸充胖子，不是去年多卖了二百多斤余粮，怎会落得现在饭里要合菜……』



她准备回家把丈夫狠狠埋怨一顿，谁知一进门，只见金德捧着日记本在乱翻。天还没有热，他头上却不断地冒着黄豆大的汗珠。



细凤看了发呆，以为出了什么事。她慢慢地走近金德身边，压低喉咙，轻轻地问了一声。



金德听到声音，抬头一看，才发觉妻子已站在自己面前，他急忙带着希望的语气说：『芋头籽账掉了，你看到过吗？』



去年社刚成立，没有仓库，三千多斤芋头籽分散开来，寄放在社员家里。如今栽芋头的季节到了，芋头籽账却不见了，金德怎不着急。细凤可不管他什么账不账的，一边洗菜，一边又唠叨起来。



不要好了疮疤忘了疼，
你就不想想解放前吃水草给
的日子啦？多卖些余粮给
国家，你就舍不得了？

当了个保管员，成天只知道
什么猪眼狗眼。别人家都吃大
米，只有我家要饭里合菜！

金德烦得要命，勉强劝了几句，见妻子不听，就不做声了。细凤偏过头来斜视了一眼，只见他手抱膝头，眯着眼睛，大概又在为芋头籽的事情苦恼了。



细凤见丈夫急得这个样子，觉得夫妻一向很好，不该为这点小事给他气受，有些后悔起来。她想：楼上还有几十个鸡蛋，就煮几个给他吃吧。刚要上楼，金德却跑出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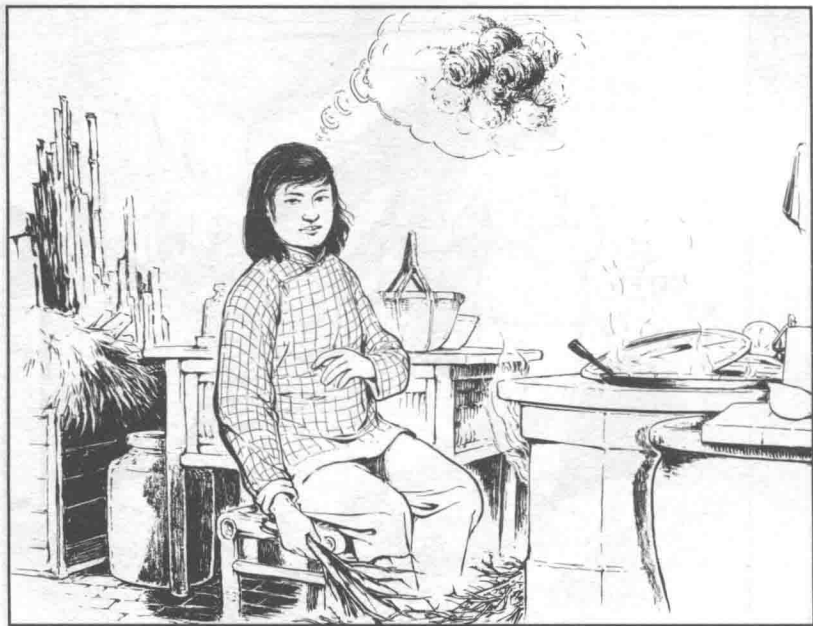
细凤上楼取了几个鸡蛋，刚要下楼，一眼看见楼角边社里寄放的芋头籽，又圆又大，随手拿起两个一看，比自己手里的鸡蛋还要大得多，不禁心中一动。



再一想：不，社里的东西，怎么能偷？金德又是爱面子的，要是这事闹开了，怎么见得有人？想到这里，她迟疑了一下，将芋头将丢回原处，慢慢地走下楼来。



她把蛋打进锅里后，坐下烧火。不知怎的，芋头籽又在她脑中出现了。她安慰自己说：『拿点有啥关系，反正账没了，谁查得出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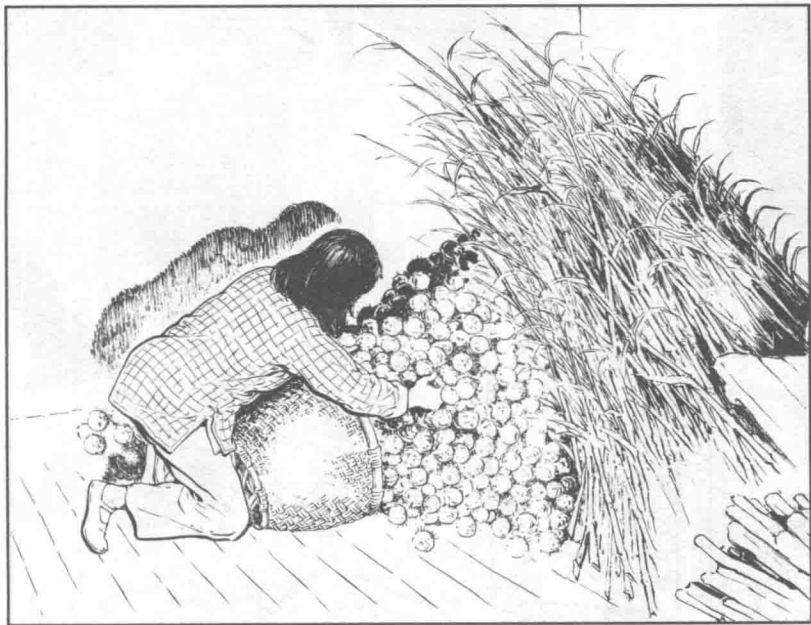
正想得神，忽然有一股臭味钻进鼻孔，原来鸡蛋烧焦了。她急忙舀了一瓢水往锅里一倒，锅里的鸡蛋连连颤动了几下，她的手也随着颤动起来：『管他呢，现存着不吃，干熬点啥！』



她匆匆忙忙将鸡蛋盛起，跑到门口望了望，见没有人来，心想大白天日关紧了门人家要犯疑，就将门半关半掩，又恐被风吹开，用一张小凳将门撑住。



撑好门，回身抄了只小箩，飞也似的奔上了楼，也来不及找簸箕，就把箩放倒，一双手往芋头籽里一插，使劲地将芋头籽往箩里扒。



估计扒了几十斤，她挽起箩来往楼下就走。走到半楼梯，突然听见『喀嚓』一声，门开了。她心里一慌，手一软，箩掉了下来，芋头籽滚了满地。

